



课程观察·潘照团①

## 跨界课程走向： 基于真实问题的项目化解决

当前,许多学校都在尝试跨界课程,学科整合、STEM教育或者PBL教学法都是当下的流行款。“跨”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跨界的目的是“融学”,“融学”的最佳方式是跨界。

审势相机,我们要做到与时俱进,在把准方向的基础上“做起来”。先做到打破学科壁垒,融通学习力(包括学习资源)。帕克·帕尔默在《教学勇气》中写道:方法固然重要,然而,无论我们做什么,最能获得实践效果的东西,是在操作中洞悉我们内心发生的事。做着做着,我们就会与内心想要的东西相遇。

关于学科整合,开始时可以由教师自由组织,利用不同学科的优势优化主题教学,让学生置身丰富多样的学习情境中。同时,教师也要走出自己的学科,在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中增进跨学科交流。STEM教育或PBL教学法的引入可以丰富教师的教學手段,也可以进一步突出学习主题。

但探索跨界课程不能满足于此。若止步于此,教师有可能深陷为整合而整合、为项目而项目的泥潭。学生的真

实需求没有被满足,学习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和突破,学生仍旧是“学习跟班”。脱离“学生需要”与“问题解决”的跨界课程是不具有生命力的。

跨界课程真正追求的是真实问题的项目化解决,让学生敢于面对挑战,并能迁移、运用所学。有了这个认识,跨界课程的走向才会清晰起来。

比如“鸟窝的设计”,涉及多个学科的内容,算大小——数学,搭拼装——工程,选居处——科学,取名号——语文,做装饰——美术。显然,这项学习任务仅靠一个学科、一个人是很难高质量完成的。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跨界课程是因项目产生联动、因挑战缔结联盟,需要学习者在一定时间周期内完成任务。

表面上看,“鸟窝的设计”哪所学校都可以做。实际上,真正的“跨界”是因问题引发驱动。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做鸟窝。如果学校绿树成荫,绿水萦绕,青山做伴,鸟儿眷恋,那么做鸟窝是应当之事。这是学校教育的需要,也是学生的期待。当跨界学习贴近学生真实生活,成为学生亟待完成的一项任务,课程学习才有了意义。

如果我们对跨界课程的价值有了准确定位,那么开设这门课程的路径就不会是学校单方面的“想当然”。我们不拒绝提前规划,也不反对通用项目的移植,但我们更应该敬重因真实问题而生长起来的跨界课程。

问卷调查是开设跨界课程的第一步,我们要了解学生需要解决什么

问题,教师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学校需要解决什么问题。第二步是确立项目,分析各类需求并努力满足师生需求。第三步是设计方案,在时间地点、人员组合、材料选择、呈现形态、组织办法、成果评估等方面精心设计,提高可操作性。

实施策略上可实行“X+1”模式,包括三个层面的设计。一是课表时间分配上的“X+1”。“X”是多点分布,围绕一项主题任务分散安排上课时间,可以是一个周期内固定一天的两节课连排;“1”是固定一周为跨界学习周,一周时间学生都在跨界形态下开展项目化学习。二是学员结构上的“X+1”。“X”是来自不同班级的学生,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项目而来;“1”是

班级固定,原有行政班不变,跨界师资组合“上门服务”。三是课程选择上的“X+1”。“X”就是多种可能,基于真实问题的项目可以列举多个,允许贴近校情的通用项目存在,最终确定的项目由课程实施团队选择;“1”是给课程教学团队一个独立的空间,允许他们根据学情改良项目或者创造新项目。学校要做到提供选择、留有余地、允许改良、鼓励创新。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副所长杨向东认为,“要适应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课改要求,打破学科界限,实施跨学科教学和深度学习成为必然选择”。这一观点契合了学校教育的核心追求——全面发展人。学习是多领域学习、理解和运用的综合化结果,最终的素养表现是立足日常生活、基于问题解决,在各类挑战性任务面前能快速适应的一种状态。新时代教师要坚定这种信念,实施跨界课程要因问题驱动,因真实生长,因项目联动,因“语境”改良,因挑战联盟。

(作者系浙江省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副校长)

### 一线动态

## 聚焦自主教育 构建学习共同体

本报讯(记者 康丽)5月15日,第九届全国自主教育峰会北京论坛在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十八里店分校开幕。本届峰会围绕“在新时代自主教育理念下构建师生学习共同体”的主题展开,旨在为践行自主教育的学校搭建一个经验分享、困惑探讨的交流平台。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中国科学院儿童教育心理学专家张梅玲,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方铭,全国自主教育联盟秘书长刘桂旺以及来自北京市教育部门各级领导和专家等出席会议。

什么是师生学习共同体,在顾明远看来,共同体是师生共同学习的过程,教师要充分认识学生的主体性,激发学生的内在潜力。他提到,在信息来源多元、创新的年代,知识要靠学生自己获得,不能靠教师灌输,智慧内化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学习。

张梅玲从心理学出发,谈到自主教育的认知系统不能停留在知识和技能。在她看来,自主教育要从广度、深度两方面发展,要扩展到学生一生的自主,要提升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所有人都要从他律到自律,最后达到自我教育。“自主教育的深度发展要聚焦深度思维、自主思维,而不是采取什么样的自主形式。真正的师生共同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师生互动过程中共同成长。”张梅玲说。

学习共同体虽然是近年来出现的热词,但自主教育研究在中国渊源已久,在方铭看来,中国古代教育最核心的理念就是自主教育,而师生学习共同体实际上就是一种合作关系。在自主教育理念下,教师不能包办学生的成长;教师要建立多样化评价体系;教师要多看学生的优点,注意指导的边界。

“自主教育要从个体生命成长出发,聚焦学校自主文化建设、自主课程建设和自主课堂构建;关注教师职业成长和专业发展,关注每个学生的发展性、主体性和参与性;注重学生自主能力培养,提升学生自主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激发每个学生的内在潜能。”刘桂旺表示。

峰会上,北工大附中十八里店分校校长陈春红以《让自主教育成为幸福人生的基石》为题,阐释了自主教育理念,介绍了学校在创建自主文化、构建幸福课程体系、探索自主课堂等方面的经验。

15日下午,会议进行了自主教育成果分享。北京市朝阳区垂杨柳中心小学校长钟亚利的《依托校园戏剧润泽儿童心灵的实践研究》,成都市教科院附属学校西区(临江小学)校长陈宗荣的《在一起做自己——教师自主发展的思考和实践》,山东潍坊高新金马公学校长董梅的《PYP超学科课程本土化设计》,成都高新新源学校校长杨芳的《课程创生,自主成长》,分别展示了不同样态学校的自主教育发展之路。

在自主课堂展示环节,东道主北工大附中十八里店分校还进行了自主课堂展示,五年级教师的“好问题坊”课程和六年级教师的“自主讲坛”课程吸引了与会者的注意。课堂上,孩子们认真思考,积极发言,或交流,或讨论,或对质疑,或合作展示,思辨的火花不断迸发,创造力和思维能力不断提升,充分体现了自主课堂的魅力。

### 晒晒学习成果

#### 小创客的“服装秀”

学生用稚嫩的双手缝制出一颗颗扣子,制作完成第一个包包……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以美育和劳动教育交汇互动的方式,开设了小学服装设计拓展课程,课程包含立体剪裁、旧衣改造、传统扎染、手工DIY包包等内容,学生不仅可以创作个性化的作品,还能在学校的“中国人过中国节”活动中进行T台秀,向全校师生展示自己的风采。因为学生展示自己创作的服装作品。

蔡维帅/图 刘佳雯/文



本期读校:湖北武汉洪山小学

## 将校园变成课程馆

□ 本报记者 褚清源

一所好的小学可以是什么样的?

人们一直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追问。有人将其描绘成“儿童的乐园”,有人将其建成图书馆的样子,有人将其定义成“美好事物的聚集地”,而湖北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洪山小学则将其发展成一个由众多课程馆组成的体验馆。

洪山小学的校园里有一个叫“童心牧场”的地方,这是来自孩子们的命名。牧场里养了一只羊,每天孩子进校的第一时间就是到“童心牧场”看一看,中午休息时间也总有孩子围在栅栏边给羊喂草或树叶。因为喂食的孩子多,羊总是吃得肚子圆鼓的。校长叶丹说,经常有孩子问她“校长,它是不是怀孕了?”“这只羊的伙伴在哪里?”“它可以活多少岁?”……各种问话,有时候问得她哑口无言。

羊在学校生活一年后,有不少教师和孩子觉得它太孤单了,于是学校又物色了一只比较小的山羊。孩子们的问题又一次接踵而至:“老师,这只小羊不是大羊的宝宝啊?”“这只小羊几岁了?”

对于孩子来说,“童心牧场”里的两只羊已经成为他们的牵挂。像这样让孩子流连忘返,产生无限想象和问题的场景,校园里还有很多。叶丹说,她一直想把校园变得更好玩,变成一个无声的“教科书”,各个角落都能激发孩子求知欲的风景。

后来,学校将这样的校园景观梳理成“校园十景”,将其拍成了系列微

课程,并将课程的二维码张贴在景观旁,孩子们可以即扫即看,随时学习。校园里一景一课程或一景多课程,这便是洪山小学的第一间课程馆,即校园文化课程馆。

将校园文化景观制成微课程,源于4年前体育教师柳田牛利用互联网所做的一次探索。为了让体育课更好玩,柳田牛收集、整理了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的体育游戏,并将游戏与微课程结合,开发了一套“体育游戏100集”。他还利用业余时间,请学生把游戏一个一个进行演示,然后将录制视频上传到网络,一方面指导孩子玩,另一方面同行分享经验。2017年,他创编的“码书”《体育创意游戏100个》正式出版。

在这本书里,每一个游戏生成一个二维码,再加上学生手绘的游戏插图,附上游戏方法与规则介绍,就成了一本“码书”。“码书”承载的是“码课”,学生哪里不会扫哪里,想玩什么扫什么,开创了互联网时代新的学习体验。

早在2014年,洪山小学便启动了好玩课程的开发。柳田牛走红网络则加速了洪山小学教师开发课程的进程,越来越多的教师加入课程开发队伍中。目前,全校30多位教师开发了自己的课程,比如《音乐创意游戏100个》《“纸”爱首饰》《陶的世界》等,两位教师出版了自己的“码书”。

可是,课程开发到一定程度,新的问题又来了:这些课程什么时候

用,怎样使用?开发的微课程不是存在教师的电脑中、发布到网络上,或是集结成书、宣传册就可以了,而是要将它落实到教育教学中,落地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中来。

2018年,在一次头脑风暴中,“课程馆群”的概念渐渐清晰。于是,从第一间课程馆校园文化课程馆出发,他们又建设了第二间课程馆,即体验式培养课程馆,将学校教师的课程、联盟校开发的微课程、技术类微课程、应用类课程等生成二维码,并将其融入课程海报中,海报就布置在研究室的四周。学校在课程馆里设置平板电脑,并给平板电脑安装各类App,如微信、QQ、美颜、讯飞语记等,用于教师、学生的各类培训。比如,某个班的教师要对准学生进行合作技能培训就可以到课程馆内,让学生手持平板电脑,扫码学习《合作学习36计》,边看边练习,掌握技能后再回到班级训练,从而形成技能。

第三间课程馆是“创客空间”,有800平方米,这里原来是“创客梦工厂”,现在则成了“科艺课程馆”,分为科技、艺术两大类。学生在这里能随时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感兴趣的内容,即学即练。

第四间课程馆是动态的节日课程馆。学校每年都会举办各种节日体验课程。

比如,“最美丽四月语文节”活动。“语文节”每年一个主题,2017年的主题是“诗歌”,2018年的主题是

“红色经典”,学生通过一个月的主题学习了解革命的峥嵘岁月。以往的“语文节”,都是学校拟定活动方案,师生根据要求参与,活动丰富,学生参与积极,但缺少对活动的理解。如今,各年级主任组织学科教师进行讨论,学生也加入其中。学生根据以往经验,提出最喜欢的学习方式:读、唱、看、绘、演、诵、配,师生共同确定了“语文节”框架:阅读红色故事、合唱红色歌曲、观看红色电影、朗诵红色诗歌、创作红色绘本、配音红色影视、表演红色情景剧。

项目确定后,师生又商议如何开展项目活动,定制了六大课程馆:经典故事馆——阅读故事,童声合唱馆——学唱红歌,时光影院馆——观看电影,空中电波馆——朗诵诗词,绘声绘色馆——绘本创作,“声”临其境馆——电影配音。

师生利用一周时间对课程资料进行整理,然后上传到网络,再制成海报布置于馆内。操作中遇到技术难题,教师就拍成微课,指导师生共同学习,如“配音秀”、音频录制等操作。有了内容、有了技术,孩子们有了选择,开始积极行动起来。

整个节日课程将校园建设成为课程馆,将教师开发的微课程制作成二维码布置在校园的角角落落,实现随处可学,扫码即学。节日课程里有了孩子“可见的成长”。

像这样的节日课程,每所学校都会举行,以往学校只是将它设计成一

个一个的活动,是自上而下的。现在,从布置到实施,洪山小学有了“课程馆思维”,工作思路发生了变化,是自下而上的。他们从孩子的需求出发,从教师的设计出发,变被动为主动,重新设计学习的时间、空间。

“3年前,我们可能在思考开发什么、怎样开发;3年后,我们开始思考为什么开发、怎样运用。”叶丹说,“这一切都是‘课程馆思维’带来的变化。课程馆思维就是将整个校园变成一间巨大的课程馆,师生都是课程馆里课程的设计者、开发者和使用者,课程馆里可体验,学习内容可视化,学生可以依时学、随性学、依需学。”

洪山小学在不断“创变”中实现了发展方式的升级,主要表现在他们的工作方式发生了转变,即从开发思维转向了用户思维;开发内容实现了从教师优势向学生需求的转变;开发运用实现了从单一学科向课程整合的转变;学习空间实现了从普通教室向“学校社会”的转变。

洪山小学建设好学校的旅程是一个由模糊走向清晰、由宽泛走向具体、由想象走向可能的过程。如果说2014年教师课程的构建唤醒了教师成长的愿望,那么2017年“码书”“码课”时代的到来则解决了随时学、随处学的技术难题;而2019年课程馆时代的到来,将逐步解决学生自主学、系统学,更有意地学的系列难题。